绿衣亨利

卷四

[瑞士]凯勒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丛书名:世界文学名著系列

书　名:**绿衣亨利卷四**
作　者:**[瑞士]凯勒**
出版社:**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版　次:200**1** 年　月第　版
印　次:200**1** 年 月第 次印刷
开　本:　　字数 :　千字
书　号: ISBN **7-5312-1364-8**　/**I230**
定　价:**71**:**0**0元

卷　　四

第一回　波尔葛塞战士

一个三尺来高的波尔葛塞战士的石膏像摆在我画室的低矮的火炉上面。这像翻制，虽然已经带有几分褐色但仍不失精美。它原来是从前的一个房客留下来的，又被后来的房客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每个人接收这个强壮的战士的石膏像时，都要把一笔租金付给房东夫妇。这一对夫妇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就这样善于借助技法精湛的阿伽西亚斯的作品来获得周期性的额外的收入。

我目送着莱因赫特夫妇和艾利克森夫妇走出房门后，视线就从房门转移到这个波尔葛塞战士身上，目不转睛地盯住这件优美的石膏像。就好象在孤寂的时刻看见一位来得正好的同住的房客似的，甚至刻意地去看，这也许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它。画和画架被我迅速地搬开，挪到墙边，然后把石膏像移到房间正中的一张小桌子上，因为那里的光线十分好。这石膏像虽然被烟熏得微带褐色，却依然发出更明亮的光辉，显示出战士在攻势和守势的绝妙的循环交替中保存住自己的生命。从左

臂高举的拳头经过肩膀直到右臂下垂的拳头，运动象波浪一般，从前额直到脚趾，从脖颈直到脚跟，从形态到形态，从肌肉到肌肉表达出来，显示出战士从危急之中走向光荣或者走向胜利的灭亡时迈出的那一步。多么丰富多彩的形象啊！所有这些器官为了保护自己的团体不受破坏，象一队兵士组成的小共和国似的，在统一意志驱使下，向前冲击。

我突然找出一张白纸，细心削尖一支炭条，开始试着勾画战士像手足部分的轮廓，可是没有多大的结果。于是，我就试着把它的左臂到腑下和从那里到左边鼠蹊部位的连续的运动，一鼓作气地速写下来。但对于画石膏像，我的手却缺乏训练，等到炭条已经磨得几乎没了尖儿时，线条才自然而然地变得稍微有血有肉了，才有几分生气流入了手指。不过，我却很不习惯面对人体形象，让眼睛足够迅速的为手指明方向。我不得不站起来，更仔细地研究各部分之间的界限以及是如何过渡的，因为自己年龄确实已经很大了，不能再盲目地继续画下去，必须严格思考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

这样，几天之内这个整个的人物画像总算被我画出来了。接着又把石膏像转过去，努力画出侧面和背面。这时，我忽然心血来潮，要设想这个人像是直立的，要画出休息姿势的战士像，可以说是作为我所获得的知识的实际证明。从这个石膏像，由人体解剖学角度来看翻制得很精美的，我清楚地看到把骨骼或肌肉，筋或脉管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但是现在却要根据人体已经改变的形态和姿势来表现这一切。我就感到，自己对于皮肤下面的东西和动态的相互关联，根本就不是十分清楚的了解的，因为这里不是画什么大胆的、模糊的速写问题，这种写与在这里是毫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得不就此搁笔。

绿衣亨利

这件事发生在我学习美术多年，学业即将初步结束时。在动笔之前，我本来可以准确地预见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现在两手放在膝上，对于自己的愚蠢仔细进行反醒，心里就奇怪，自己当初怎么专门画人的住所和活动场所的风景，而不选择人体作为职业。当我就这一不祥的偶然性的抉择继续思量下去时，自己也感到十分惊讶：自己当时在儿童时代，在选择对自己长远的一生起决定性作用的职业问题上，怎么居然会这样轻易由着自己的意志行事。我还没有摆脱少年时代的想法，认为自己年岁这样小就能决定自己的道路是最值得称赞的事情；可是，现在却忽然开始认识到，同一位处事严谨的能看到家庭以外的世界的父亲争论，比对于锻炼少年的成长力量，对自己百依百顺的母爱来说，能起到更好的铁矿泉的作用。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父亲的痛苦还是第一次向我袭来。我迅速设想出，假如父亲活着的话，我小时候会被剥夺自由，或许受到强制的训练，但也会因而被引导走上了安全的道路。想到这里，立刻感觉热血沸腾，一直往上涌到头皮。在这种想象当中，我由于一种对父亲既憧憬而又有矛盾的感情，一种感情从来没有过既服从又反抗的甜蜜而热血沸腾时，力图重新把已经几乎完全忘掉的父亲的模样回忆起来。但我在思潮澎湃中回想起来的，结果只是母亲梦见的丈夫的模样。

原来，在悠长的岁月中，父亲总是不断地出现在母亲的梦中，但总是间隔若干年才梦见一次，也许梦见的次数总共不过两三次。这似乎表明，我们见到这种使我们感到最幸福的光明、神秘的梦境，总是很少才出现。但每次母亲第二天早晨都怀着感谢的喜悦心情，把她那个长久没有做过、如今出乎意料做的好梦细细向我叙说，还描绘梦见父亲的情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一回，她梦见年少的自己在礼拜天同已经死去的丈夫一起郊游。但她发现丈夫突然在自己的身边消失，却瞥见他忽然从一条一望无际的田野道路上远远地走来。他穿着礼拜天穿的衣服，背着沉重的背包。走到母亲跟前，就站住了，摘下帽子，把前额的汗拭去。接着，就用悦耳的声音亲热地向母亲招呼说:“路很远很远哪!”说完，就拄着旅行杖，精神抖擞地继续走去，越走越远，直到完全消失。在这个梦里，她梦见自己的丈夫是一个背着沉重的背包，在无限遥远的征途上奔波劳碌的人的样子，而不是一个正在休息的人的样子。这使母亲仔细思量起来，心里感到很难过，因为她虽然不相信圆梦，也不迷信，但她感到或者想象出已经逝世的丈夫还在承受着巨大的苦累。然而，对于我来说，现在回想起父亲亲切的灵魂向着未知的永恒世界坚忍不拔地迈进的情景，却使我看到了永不挫折的生活勇气，看到了向着一个目标孜孜不倦前进的典范。我好像亲眼看见走路的父亲，向我以目示意。当他的形象渐渐从我的脑海中离去，完全消失时，我就斩钉截铁地对自己说:“这有什么办法!你再也不能犹豫了，一定要补上缺少的知识!”

尽管公立学校提供一些不充分的机会，但我不是那的学生。所以，我下决心毫不迟延的开始研究解剖学。所以我就立刻去找我同黎斯进行那一场荒谬的决斗时，给我作助手的几个大学生中的一个。他是个不久就要毕业，现在差不多还只在病房里或手术台边继续研究的医科学生。他马上表示，准备借给我他的人体解剖学图册和书籍，并且暂时先带我到骨学教室去听课。但他稍微考虑了一下之后，就劝我同他一起去听一位优秀教师讲授的人类学课，特别是那个学科刚开课。他说，他之所以去，不是为了学这门早已学过的课程，而是为了欣赏这位

教师讲课的精神内容和优美形式，这种讲授本身就是一种有教益的享受。此外，好比解剖学家可以叫做逆行的，通俗一些说，叫做拆毁人体的雕刻家一样。美术家最好的办法是走相反的道路，要以骨骼和对有机体及其发展的一般性观察为出发点。如果他还观察出在人类的皮肤组织下面感官的分布情况，他虽然不能通过这种知识成为米开朗琪罗，除非他是个天才，但这种知识是能弥补过去具有的，如今已经丧失的其他能力的。

现在这位深明事理的同乡更加引起我的注意了，简直不相信，说这番话的这个人，几个星期以前是那样乐意帮助我在别人身上扎个洞。青年人如果在轻率的行动中相识，后来又都发现对方具有更严肃的气质时，他们总感到满意。这种满意的心情使他们易于把对方的决定性的影响吸收。所以我毫不踌躇地听了我的朋友的话，同他一起走进了大学的大楼，世界各国真正的优秀青年象潮水一般来来往往于那里的楼梯上和楼道里。我们去听课的那个讲堂上的坐位还都空着。墙上的黑板，空白的墙壁，布满墨点和刀痕的桌子，让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已经这么多年没再见过的教室，心里顿时有一种压抑感。想起自己辍学的情况，心情非常沉重，觉得自己好象在讲堂中的一个凳子上坐着，突然被点名批评，受到羞辱。这里每个人在这短暂的学习期间都过着完全自由的生活，不去议论他人。他们都觉得，自己的结算日还远在渺茫的未来，这一点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然而，讲堂中却渐渐坐满了人，密集的前来听课的人实在很让我感到惊奇。只见许多我的同龄人不顾一切地占据座位，保持座位。此外还来了不少年岁较大的人，他们的服装有的坏，有的好，找座位时的态度比较谦逊、安静些，甚至还有

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也来了，本人都是有名望的教师，他们远远地坐在靠边的座位上，想试一试，看这样的年岁还可以学到什么知识。看到这种情况，我顿时恍然大悟：自己向来以为，学习对某种人，特别是在科学领域来说是一种耻辱。原来这种看法只是表明自己见识短浅。

这时，集合在讲堂中的听课者已经有一百多人了，大家正在等着教师来。与此同时老师推门而入，快步走向讲台。在讲台上先致开讲词，接着就开始概括地讲人体及其生存条件。他讲的内容与当时的科学成就非常吻和，这门科学如同一般科学的发展一样，业已达到那个年代的最高水平。不过，他并不过分地渲染这类辉煌成就，而是通过清楚、稳重、流畅的讲授，使井井有条的学科领域充分吸引每一个听课者。他讲课时不慌不忙，也不作无用的停留，讲到使人感到意外的话时，或是遇到一定要讲个笑话的场合，他也决不用广告式的言语或手势加以宣布或陪衬。

第一堂课就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使我忘掉了到这里来的目的和一切事情，只顾凝神细听这些源源不断涌到自己耳边来的知识。首先把我吸引住的，主要是动物的有机体各部分都具有似乎不可思议的目的性。在我看来，每个新的事实，都能证明上帝的睿智和技艺。我虽然一直认为世界只能是按照预定的计划创造的，可是第一堂课听完后，就觉得自己过去对于上帝创造生物的道理，实在一窍不通。相反，现在却能够而且准备以深信无疑的态度，坚持造物主存在并有无穷智慧的主张。但是，当教师对动物的有机体各部分的必要性和妙处作了最好的说明之后，自然而然地就成为有系统的东西。结果，我那些节外生枝的有关造物主的思想，也不知不觉地缩回来，因为事实

就如铁证般摆在面前。对于残余的若明若暗的、难以解释的部分，教师就借助已经说明的事实把隐晦的部分充分解释清，使得尚未解决的问题如同沐浴在朝阳中的海岸一样，等待解决的时刻到来。即使在遇到自己也不很了解的问题时，他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指出，一切事物都是有道理的，只是人的知觉力有限度，但这决不意味着自然规律的准确性和一贯性也有限度。在这种场合，他决不使用任何武断的言语，对某些神学用语或反对神学的用语，都同样慎重地避免使用。对于这一切存有成见的听课者也没有理会到，只顾孜孜不倦地记下他们觉得对自己的虚荣心和准备提出的学术论点有利的东西；而那些没有成见的听课者则清除一切私心杂念，怀着对纯粹学术知识的尊重，怀着喜悦的心情听着教师循循善诱的讲授学习。

我心里的应用课堂知识和种种武断的假定的企图，不久也不知不觉地变得无足轻重了，因为我一直在专心接受丰富或者单纯的事实对我的影响。探求真理当然在任何时候都是无恶意的、无罪的、无害的，只是在停止探求真理的时刻，所有人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才开始撒谎的。我一直没有旷过一堂课。想到自己现在还是开始学习起一些知识来了，心里的梦魇就好像已被解除，因为求知的幸福是单纯的，毫无保留的，不管这种幸福来的早晚，它总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它指引人们向前看，使人们在思考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的生命时，把自身的脆弱无常忘掉。

我心里对这位一直没有和我相识的、能言善辩的教师充满了好意。因为，人对于精神上的帮助比对于物质上的帮助更为感谢，大概不能说是人类最恶劣品质的是精神上的帮助本身带来的任何直接的、物质上的利益越少，感谢的程度就越高。对

于受惠者来说，只有当物质上的帮助证明自身具有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又成为一种道德经验，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受惠者的感谢之情才达到令他本身品质更美的、高尚的高度。坚信世界上存在着纯粹的好心和美德，这确实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信念。人以善意和美德对待道德败坏的人时，他的灵魂也会高兴得暗地里搓起它肉眼看不见的黑手来。

有关人类本性的讲课快要结束时，我心里有点奇怪，在我的想象中讲过的事物和它们的实际的外形同时在我的脑中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典型形象。这种典型形象固然提高对事物主要特征的表象能力，却使对细节更精确的认识受到妨害。习惯于有画意的具体形象导致这种情况出现，这种习惯现在在这本来应该由抽象的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场合进行干涉，而又把抽象的观念挤了过来，占据有画意的形象理当占有的地位。结果，一讲到血液循环时，一条鲜艳的深红的河立刻浮现在我眼前。幽灵般，毫无血色的灰白的神经系统坐在河流旁边，这个鬼气森森的形象披着神经组织的外衣，咂咂有声地、贪婪地喝那河水，获得了能象普洛透斯一样，可以变成各种感觉的力量。或者，在我眼前浮现出数百万如同天体群一肉眼看也看不见、数也数不清的球体，它们构成血液，通过神经系统的闪电般的反应，在一段时间内不停地随着千万条运河传播。这段时间，从宏观世界的观点来看，可说和星辰运行及其命运实现所需要的时间一样短，或者说一样长。宇宙空间错综复杂、森罗万象，这种情况在每个人的脆弱的头颅中重现，也使我心里异想天开，一位微小得象单子似的科学家仿佛坐在脑髓底层，用他的望远镜观察头颅中的广大空间，虽然头颅中的物质似乎非常紧密，他观察起来却非常容易；我甚至还觉得，脑髓神经组织的振动，

或许只不过是构成概念或者思想的微小物体在脑半球空间的实际运动而已，等等诸如此类的滑稽可笑的想法。

然而，这种种干扰被教师的热诚和他讲课时始终一贯的冷静态度克服了，使我重新集中注意力，一直坚持到底。但在讲课结束时，我却陷入了某种程度的思想混乱状态。因为，教师讲述感觉的发展，最后讲到人类意识的产生时，他终于把稳健的态度丢弃，公然反驳所谓自由意志存在的说法。他是用有分寸、极简单的话加以反驳的。这些话固然和平温柔，却丝毫没有自满或者得意的口气，或者，这些话里从头到尾分明含有一种严峻的断念之意。我的反抗意识一下被激起，因为青年人决不肯轻易放弃自己认为宝贵的、美好的东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回　关于自由意志

我心里对这位教师越尊敬，就越热心地努力设法把确信自来就具有的、自己所热爱的、并且勇敢行使的意志自由恢复过来。后来保存下来的旧物中，有个小小的习字本。本子里有一些匆匆记录下来的感想，如重读这几页用铅笔写的感想，态度更加谦虚谨慎并依然有所感动。

“使我觉得可怕的或者说引起我的反感的，并不是教授否定意志自由这件事本身。懒散、肤浅的人们，碰到甄别优劣的活动而感到不快时，总要搬出一句俗话，人们不仅要会破坏，还要会建设。用来对付从愚蠢的癖性出发作出的否定或者这句俗话用来对付草率的判断是适当的，但一旦地它用在其他的场合，就毫无意义。因为，人们并不总是为了重新建设，才去破坏，恰恰相反，为了让空气和光得到畅通无阻的空间，才进行有意识的破坏。凡是去掉了障碍物的地方，空气和光就自动流进来。我们姑且用这句老生常谈的话来说，如果人们正视事物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事物，那么任何事物都不是消极的。

即使意志自由在个别没有教养和人类的低级阶段的人身上并不存在，但只要存在这一问题，意志自由就一定会出现和发展。伏尔泰有句俏皮话：“如果没有上帝，人一定会创造出个上帝来的！”与其说这句话是一句“积极的”好话，不如说是

一句渎神的话，那么，意志自由的问题就不是这样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可以说，让我们来创造这种自由，把它传播到世界上去吧，这根据人的权利和义务。

用马术训练场来形容自由意志最恰当不过的。需要以正当的方式渡过的现世生活就是马术训练场的地面，同样物质的牢固基础也是如此。经过驯练的、良种的马就是特殊的、而依然还是物质的器官。人的善良的意志就是马背上的骑手，这种意志力图控制所乘的马，把它转变成为自由意志，从而以更高贵的方式从那粗糙的路面上走过。最后，完全建立在马的性质和形态的基础上的是脚穿高筒靴、手拿鞭子的马术教练的道德法则，没有马，道德法则就根本不存在。但是，如果供马行走的地面不存在，马就成为怪物了。这个链圈的各个链环没有一个链环能够脱离其他链环而存在，是互相制约的。只有物质的地面是例外，不管上面是否有人骑马走过，还是存在它的。虽然如此，学习马术的学生还是有优劣之分，这不但要看身体能力如何，而且还主要取决于能否坚决集中精神。我们偶然遇到的任何一个骑兵联队，都是可靠的证据。成群的士兵学习马术没有选择较大较小注意力的自由，只是通过铁一般的纪律，才使他们习惯于鞍马生活。这些士兵几乎都是同样可靠的骑手，没有落在人家后面的也没有特别出人头地的，习惯于排成密集队伍的军马总帮助骑手们一半之力，这样可使常规惯例的生活更加圆满，万一骑手不小心出现疏忽的，作为他的器官的军马就自发地去做。只有当这种惯例和强制，这种驯练大队人马的严酷的必要性不复存在时，也就是说，只有在值得赞美的军官团里，才有所谓较差的骑手、良好的骑手和优秀的骑手，因为这些优秀的骑手有能力在不同程度上超过要求的标准，做出成

绩。士兵的激战中，在无法逃避的危险和困境中，无意识、本能地表现出的大胆的行为和卓越的技术，例如骑着马跳出很远。军官天天根据自由意志从理论上来练，都作为自己的娱乐，然而，决不能说，不会被自己的太难驾驭的坐骑拖到另一条路上，跟他自己想走的那条完全不同，或者军官因为这样就是全能的骑手，有多么大的勇气和力量，不会落马。

或者更形象地说：难道舵手因为偶然的风暴可能使自己离开航线飘流，因为船不好，因为自己航行要靠顺风，因为北极星被云雾遮上，因为有料想不到的暗礁，因为阴天看不见太阳，是掌舵的技术不行！”而不想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吗？

不，这千万个冷酷无情的互相关系的条件是首尾一致。这一事实正应该促使我们不把自己的目的轻易放弃，至少要争得能笔直地穿过汹涌急剧的河流的游泳能手的荣誉。不相信自己有这种力量的人和扬言自己根本不用游泳而要飞行，只是还等着自己高兴飞的时候再飞的人不能到达彼岸。

是的，这些事物中孕育着的责任感正在跳动，击起平静如水的心灵上的涟漪：正当的自由意志问题的提出，同时又是存在自由意志的理由和自由意志的实现，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已经担负起从道德上肯定自由意志存在的责任！

我记得，这些话大概是八月间在公园里一个偏僻的地方写下来的。当时这些话的严重性并没完全把我压倒，写完后，就悠闲自在地继续散步，一直来到野玫瑰栽成的篱笆旁边。野玫瑰丛的空隙中悬挂着许许多多的蛛网。这是一种黄色的、小小的花圆蜘蛛，它们似乎正在这里建立殖民地，个个都在警醒地活动着。有的一动不动地趴在自己的艺术品——蛛网当中，聚

精会神地等着猎物的到来。有的怀着敌意监视着坏邻居，有的安详地在网丝上爬来爬去，到处修补损坏的地方。每个蜘蛛网旁边都趴着一些同样颜色的、但身体弱小的蜘蛛，它们在叶子里隐藏，自己不结网，专想掠夺这些勤劳的艺术家的收获。这些殖民者的空中城市被微风吹动摇晃起来，结果，在这个安静的地方普通的自然法也引起了不安和激情。

一只被我捉住的苍蝇，扔在蛛网上，网上的蜘蛛本来趴在网的中心，动也不动。这时，它立刻向这个倒楣的苍蝇袭过来，前脚翻来覆去地把它转动了几次，用临时准备的绳索把它的翅膀和腿捆住，然后象转动烤肉铁叉上的烤肉似的，两只后脚非常巧妙地转动着捕获的猎物，苍蝇被更密的网丝完全缠住，打成一件便于携带的包裹，并被轻快地拖向网的中心。但是，这时那个寄生的强盗蜘蛛从埋伏的地方消无声息地向它逼进，已经走到半路，准备抢走猎获的东西。后者一发现敌人，就把狩猎袋挂在自己的城堡的栅栏门上，然后象闪电一般转身向着攻击者。象真正的剑术家似的彼此试探，然后向对方扑去一样。它们眼睛炯炯有光，前脚伸出，互相逼近。那个有正当权利的蜘蛛，经过坚决的战斗，把敌人击溃，回到了猎物所在的地方；不幸的是猎物刚才已被从相反的方向来的另一个强盗弄走。这个强盗正拖着抢来的东西向自己的躲藏的地方撤退。这个更幸运的家伙既然已经把猎物弄到手，现在就反过来把追赶自己的猎物的合法的所有者赶走，然后迅速离开了蛛网，逃出了敌人的势力范围。于是不幸的主人只好非常激动地各处走来走去，把这次事变中受到损坏的网修补好，最后就重新趴在网的中心。

接着，我又捉来了一个苍蝇。这个苍蝇被蜘蛛象捕前一个

苍蝇那样抓住。可是，那第一个强盗大概是饿得非抢劫不可了，再一次走过来。这次，园林蜘蛛不再把新的猎物巧妙地包裹起来，而是立刻用触须夹住它，象熊叼羊羔似的运走，运到网外一个避难所，而不是网的中心。但是它没有到达这个避难所，因为敌人跑到它前面，把它的去路拦住。它不想放下捕获的东西，因此不能应战，所以就只好另找一个避难所。这个受折磨的小动物还要受大的颠沛流离之苦，因为，与此同时，风刮得更大了，蛛网被吹得剧烈摇晃起来，结果，把蛛网的主要支柱——悬挂蛛网的那几根更结实的网丝中的一根摇晃断了。这样一来，不光猎物不知所终，连敌人也逃走了，只有园林蜘蛛留在原地，尽自己的职责。这个蜘蛛用发抖的脚在摇摇晃晃的蛛网爬上爬下，努力修补一切可修补的地方，正如在暴风雨大作的时候，一名水手爬到船上的索具当中去作业似的，一阵阵的风吹来，它和它的网又被吹得一起乱晃，它也毫不在意。后来，我折了一个小树枝，突然弄破了整个网，慑于更强大的力量，它才逃到玫瑰丛中去。我心里想：今天大概可够它受的了！就继续溜达。但是，一刻钟之后，当我再经过这个地方时，我发现新网已经开始结起，辐状的大网丝也已经张起。现在它正在拉较细的横丝，但是拉得不如被毁坏的那根横丝均匀美观，有的地方太紧，有的地方比较松，这里缺一根线。那里又多拉了一根线，总之，它就象一个经历了艰难困苦的人，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中，怀着忧伤的心情，重新开始工作时一样。毫无疑问，这个小东西显然在那里自言自语说：没有办法！我只好重新干起来吧！

这的确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蜘蛛的小小的头脑里这种下定决心的能力，已经几乎提高到我所主张的人类的意志自由

的领域，或者说，已经把人类的意志自由降低到盲目的自然规律和热情冲动的领域。为了逃出这个领域，我立刻把我的道德上的要求也提高了，因为在建筑空中楼阁时，从来满不在乎用费多还是少。这种空中楼阁是否也可以实现，或者至少象罗马时代的堡垒当年保护军事上要路一样起到保护中庸之道的作用，这大概将是一种从经验得来的秘密，这种秘密是那些学会谦虚谨慎的人也未必肯透露的。

我就这样武装了自己，用明晃晃的意志自由之剑，虽然我对剑术只是一知半解。当初曾打算获得一些有关人体的解剖学知识，这时也几乎被我忘记，而且现在也决不再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了。

不知怎么决定的，当年夏天，我已经去听一门法学基础课，因为不久就觉得我对于自己最近不懂的，而且没人要求我懂的东西一窍不通是难堪的，所以只耽误过很少的几个小时的课。我从一些人手里借到了书，他们是听课时的新相识，正在暑假旅行，自己也买了一两本。现在就好像考试已迫在眉睫，几天几夜地继续阅读起来。秋天重新开学上课时，我就又去听罗马法主任教师的课，目的决不是想成为法学家，而只是想知道罗马法的意义，看到它的结构。当然，我在这里只听到自己对整个罗马的一般历史产生比较合理的兴味为止。众所周知，从这里出发还要上窥希腊历史，当初我被学校开除时，中断了简略的初级希腊史课的学习。现在我怀着舒畅和喜悦的心情，非常安静地听这门课，接受其中的美好事物。每逢教师说出一些岛屿和海角、一些风景优美的地方的悦耳的希腊文名称时，我都觉得，这些胜地的风光此时就在我面前。

可是，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些在当时名声极盛的有关德国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